

异乡的女人系列

沙特的非常

男女

嫁给美籍埃及人生活在沙特的女人向你诉说

慕飞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异乡的女人系列

沙特的非常男女

慕飞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特的非常男女 / 蔡飞雪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

(异乡的女人)

ISBN 7 - 5004 - 4314 - 5

I. 沙… II. 蔡…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862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高 嵩

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定 价 23.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路麻烦到中东 001

沙漠里安家 018

新家的新鲜 019

当个主妇真寂寞 022

终于出了门 028

买土种菜 034

两日胜三年 036

那个玫瑰色的傍晚 037

对你的思念 042

审女婿 043

婆婆驾到 047

第一印象 048

六个锅一起烧 051

消费时不考虑金钱 056

挑镯子 059

母性权威临行前 064

天上掉下个薛小姐 070

两只“山东驴” 071

中菜班 075

心灵上的约旦人 080

目 录

- 084 今年端午不寻常
- 085 **菲律宾掘金人**
- 088 结识“百万富翁”
- 089 翠茜买鞋
- 092 **我的黎巴嫩女友**
- 093 象牙塔碎了
- 101 到底发生了什么
- 113 **黑白世界**
- 113 洞房之夜
- 119 购物,购物
- 121 超市约会
- 127 真的是一夫四妻
- 131 女人如田地,可以随意耕种?
- 133 人性的喧嚣
- 136 COMPOUND 生活
- 141 穆塔洼的厉害
- 144 酒、猪肉及其他
- 147 狂欢夜
- 149 **麦加朝觐**

目 录

· 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夏季 157

 又见尼罗河 167

 最糟糕的飞行 169

 驴当街行 171

 地下社区 177

 鸡尾酒 181

 放浪风格 186

 遭遇登徒子 190

 女佣夏依曼 194

 宰牲节的宴会 202

一路麻烦到中东

12月5号才从利雅得机场把箱子拿回来。听彼得说他们把箱子翻了个遍，并且对里面的“中国东西”羡慕不已。

来沙特才两天我时差反应特别厉害：傍晚的时候开始晕乎，站在那里一分钟不动，嘴里都能流出哈喇子来，蹲马桶也能小睡上个一两分钟。要知道这儿的傍晚7点就是中国的半夜12点，这个时候不睡觉可就太过分了！每天早上3点钟准时醒，纳闷天怎么还不亮？

8点钟彼得上班去了。我起来冲了个澡，套上件白色的摩洛哥长袍，光着脚，在楼上楼下、屋前屋后走了一圈，感觉有点头疼，我很怕在这里生病，赶紧去冰箱里找了两根小黄瓜吃掉。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后，空荡荡的房子里就又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呼吸声。在靠花园窗户前的一张沙发里躺了下来，我闭上眼睛，开始慢慢地回想来时的一路。

因为是一早的飞机，按照事先的计划，父亲母亲在头天晚上送我到青岛，我们找到离机场最近的一家酒店。一进房间，我就像蝉脱壳似的褪下身上的毛衣毛裤，全交给母亲，然后要他们和司机往回赶，因为天已经黑了。母亲似有千言万语要说，我也看到她眼里有泪光，但我还是催促说：“快走，放心，我又不是小孩。”

就要飞向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而这一去就是千里万里，可我却这么“没心没肺”，没有一点长离别的伤逝之痛。



一早起来后,我梳洗完毕,套了件紧身衫,外边加上一件大衣,一束腰身,就出了门。

排队等候过边防时,我选了一个看上去年轻的边防官的通道。很快轮到我了,他严峻地审视着我的护照,问道:“怎么跟你的外籍丈夫认识的?”我说:“在新加坡旅游时。”“新加坡?”他在我的护照里翻来翻去:“新加坡的签证怎么没有?”“他们的签证不是印在护照上,而是附加在一张纸上,过境时他们的边防取走签证。”他又问了我一大堆诸如:为什么没有回程机票,在哪里签的证,怎么签证上没有“北京”字样的问题。他看不懂阿拉伯文,要我指给他看“永久居留签证”的字样在哪里,我说我也不懂阿拉伯文。他皱着眉头,告诉旁边的人好像是去把他的领导叫来,然后让我说说家乡话给他听。

眼看着那些台湾人、香港人一个个顺利通过,我着急地不停念佛,在自己的国家都这么难,到了沙特阿拉伯还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一个穿制服的人过来,拿着我的护照左看右看了半天,大概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但在电脑上找我的名字又费了半天工夫,因为本人的大姓在百家姓上根本就不存在。

到了香港机场,却遇上了真正的麻烦。我跟着人群到了国泰柜台前换登机牌,却被告知:我乘坐的外航机票没有被确认,无法给我换登机牌。小丫头显然对我的张惶失措没有任何同情,也并不打算给我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是告诉我,要等到下午2点看看有没有剩余的座位再通知我。那趟飞机2:25准时的起飞,而国际航班必须提前两个小时换登机牌,她这样说我就知道没有希望了。

这让我想起刚才飞机停在香港机场,我一起身,头“嘭”地碰到了机舱,我惟一的发卡上一只玉色蝴蝶被碰得稀碎,我那厚重的头发一泄而下,挡住了我的眼睛。当时我有种预感:我可能要飞不了了。我最恨香港的繁华嘈杂,最怕在香港呆,结果最担心的事就发生了。

彼得曾再三强调,要我跟机票代理人确认座位号码,我却不认真。记得那天他说:“你以为这是骑自行车来?什么中国人不需要确认?”

香港这个新建成的机场,规模比旧机场大很多,许多工作人员一看就是新增的,年轻得像是刚出校门,也显然缺乏

经验,遇上问题就要不停地问年纪较长的那些。国泰柜台的这些女孩,看上去青春豆似乎还没长好,态度却冷漠得老道。有一个问我为什么没有回程机票,我说我是去跟丈夫住在一起,不知道还需要买什么回程机票。她看着我,好像我是大陆来的女特工。

我抬了抬手,欣慰地看到左手上那枚香港制造的钻戒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很符合香港的气氛,却发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像是个小头目的女人,极丑,手上的“小石头”却比我的大出一圈,如同一颗亮晶晶的大水滴。

我这个人有时候碰到事情就懵了,懵到连害怕都不知道。我木木地去旁边的长椅上坐下。

后来我想起去换一些港币买张电话卡,给彼得打电话,但 50 港元的“涛涛卡”只能打 3 分钟。彼得接到我的电话,声音马上变了,让我买张大面额的电话卡接着打,因为我不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他无法打过来。

4 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座位;明天也满了;后天,后天有座。

彼得说他准备马上飞来香港。

又 2 个小时过去了,终于有消息了:彼得从沙特的国泰办公室查到,明天下午 4 点那趟班机有空座位,让我赶紧联系香港这边。

我去柜台前,已经换了小姐,一个娃娃脸的小女孩冷漠地告诉我:“你要自己联系,他们定位,我这里不能帮你。”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像拿到特赦令似地去打电话。

我说:“请你帮我订一张明天下午 4 点钟的票。”我话音还没落,那边一个女声马上答复:“对不起,明天没有座了。”我说:“可是你们在沙特的办公室说明天有空座。”她说:“啊,让我再看一下。”一分钟后,她说:“好了,给你订上了。”我返回国泰,那个女孩似乎十分不满我终于能坐上飞机的样子:“号码。”“什么号码?我不知道还需要号码。”“为什么不问问!”她简直有点凌言厉色了。当我终于从她手中接过一张类似通知单的东西离开的时候,我听到她们在背后窃窃地笑了起来。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做一个中国内地人就那么被人看不起!难道就因为我们的穷,我们没有见识,我们就低人一等?

我到二楼的候机大厅。坐了 4 个小时后,我决定到处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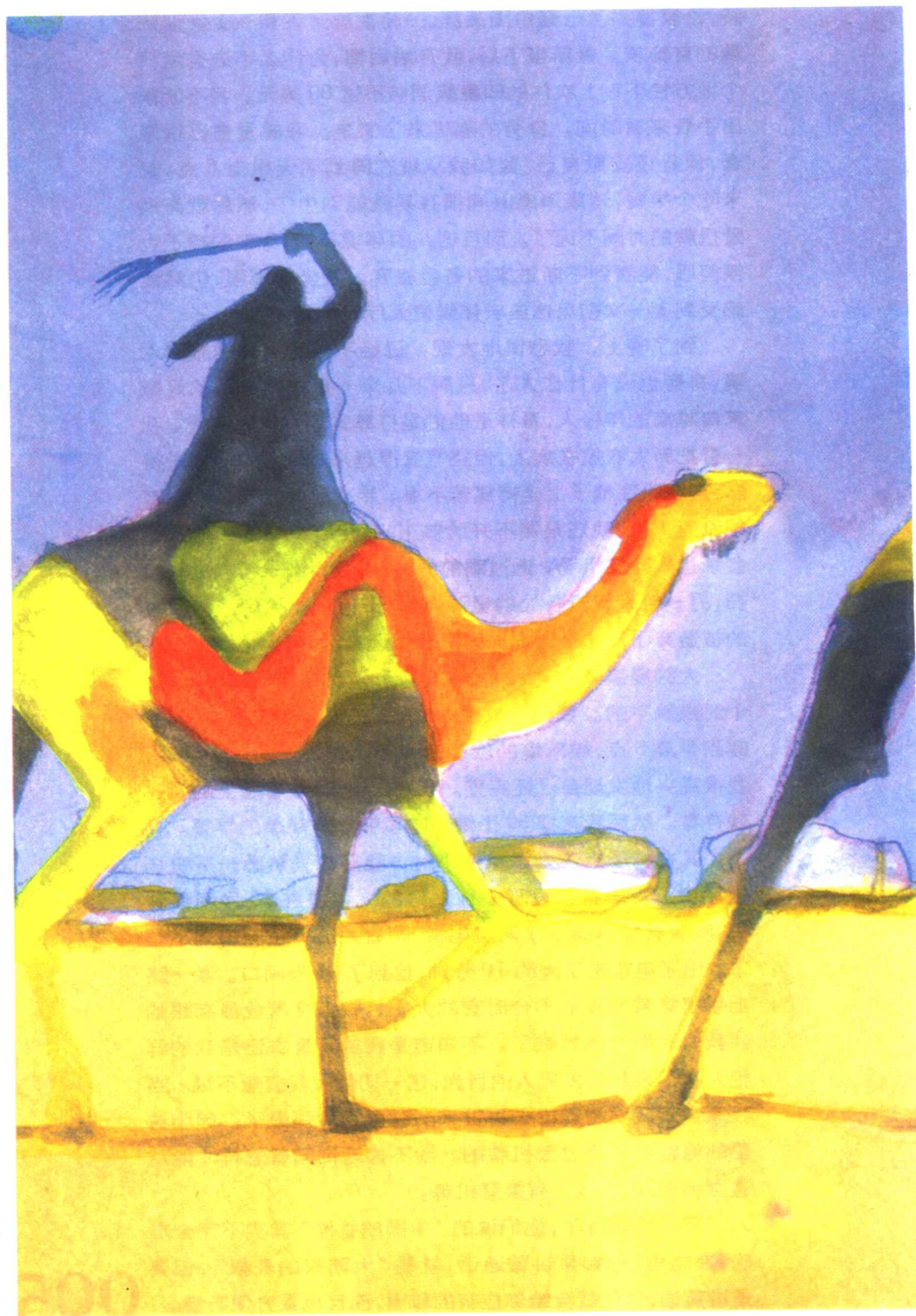
转,给婆婆买了一套中国茶具、一筒铁观音茶和一个类似锦囊的首饰袋。重新坐下后,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进香港找个地方住下?上次住的四星级酒店不过 80 美元。我不断拿出手表来看时间,身旁的旅客来了又走。我感觉自己很愚蠢,但是还安慰自己:假如我从现在睡到明天早上 6 点,起来吃个早餐,消磨消磨时间很容易就能到中午,然后就离换登机牌的时间不远了。而且这儿的环境不错,身下的椅子也很舒服,能看到不断进来的各色旅客。我坐在那里,仍然能感受到上一次初见这座宏伟候机大厅时的震撼。

到了晚上,我恐惧地发现:已经不再有大批的旅客入境,身旁也没有什么人了,只剩下几个一直在我身后的好像来自越南的年轻人,看样子他们是打算省下那点住宿费。我一直把新大衣披在肩上,但空气变得越来越凉。我心里觉得悲苦,屁股在椅子上坐得痛苦不堪。半夜时分,四处望望,真的没有人了,我还是撕不开脸躺下来,担心机场的工作人员会禁止人睡在机场。透过眼前的竹丛,我看到一帮人进来打扫,另一帮人检查各处的电源,看样子他们要关门了。我真的被遗弃了?这个时候彼得离我很远,我好想念他。

大约凌晨 2 点,我的脑袋就晕了,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躺下的。我把包放在头底下,袋子套在脖子上,一直睡到早晨 5 点,被入境的旅客惊醒了。在香港的这个早晨,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还完整。我掏出镜子,看看脸上的妆还残存着。然后我花掉 50 个港币吃了顿非常简单的早餐。

又在椅子上苦坐了 6 个小时,我打算去熟悉一下机场的环境。从屏幕上发现去往迪拜的飞机是在 95 号闸口登机,我看着指示牌下了两层电梯,顺着人流上了一趟地下电车。出了电车走了大约 10 分钟,找到了 95 号闸口。我一路上手拿着厚重的不合时宜的大衣,脚上穿着我最高跟的让我时时要晕倒的鞋子。不知道是我的紧身衣还是我的鲜艳大衣招来那么多男人的目光,这一切都使我疲惫不堪。当我意识到我要重新出去再进来的时候我又快晕了,因为这里的旅客都是换过登机牌的。我不停地询问着怎样才能从这里出去,因为我没有换登机牌。

现在我懂得了,他们说的“中国的香港”其实不完全准确,在这里,你如果讲普通话,就是“大陆来的表叔”;但要





我问了一路，结果半个小时后，发现自己又回到刚才出发的地方。那个告诉我出口在哪里的国泰小姐，见我又回来也很吃惊。我告诉她我实在找不到回去的路，她就亲自带我上了一架电梯，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我回到了昨天到达时的转机柜台。

下午两点，我终于拿到了登机牌。按照彼得的嘱咐，我特别请求那个小姐保证我的行李和这趟航班一起离港，她说没问题。她也问到我为什么没有回程机票，这回我口气硬了，你总不会因为我没有回程机票而把我扣在香港机场吧！

当我终于坐在候机大厅的时候，我知道一切磨难都过去了，我轻松下来，开始收拾那堆给婆婆买的東西。这时候一个黑的像炭一样的女人“咣当”一声坐在了我右边的位子上。只见她一只手腕上戴了三只粗粗的金手镯，八个手指头上也都戴了硕大无比的金戒指，与她的黑皮肤相映成趣。香港是个多金的地方，制金业非常发达，其产品的辉煌、精致、完美令人叹为观止。黑女人歪着脑袋起劲地看了我一会儿，可能感到无聊，就噤里啪啦地蹬掉了鞋。很快，刚刚一直等着跟我说话的“坐头等舱”的阿拉伯男人也过来了，跟我打了个招呼，就“咣当”坐到我左边的位子上，也蹬掉了鞋。这样，我左边亮着阿拉伯人的黄脚板，右边晃着非洲女人的黑脚板，我成了大脚丫中间可怜的馅儿。

上了飞机，我在靠窗的位子坐稳之后，过来两个白人男孩。先过来的那个看见我，冲我非常友好地笑了一下，美滋滋地在我身边坐下来。他的同伴看到靠里间端坐着位乌黑长发遮住一半脸的东方女子，对他叫道：“嗨！这个座位分明是我的嘛！”笑着摇头叹息离开。

起飞后，身旁的男孩开始跟我说话，“你用什么牌子的香水？我可以嗅到你头发里迷迭香的味道。”我告诉他我什么也不用。“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香。”我们两个人一起大笑。他告诉我说他是美国人，去阿联酋工作，问是否可以给他我的电邮地址及 ICQ 号码。我说：“网上聊天是年轻人玩的游戏，我已经不属于那个阵列了。”我能感受到他的身体犹如一种热的导体般在散发着愈来愈炙人的气息，突然他问我：“你，结婚了？”我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指指我从毯子里露出来的左手，钻戒旁的那枚银色的铂金指环正散发着冷幽幽的光芒。我禁不住呵呵地乐

了起来。他一下子就变成了哑巴，脑袋歪向一边，闭上了眼睛。

机舱外的天空布满夕阳西下时玫瑰色的云彩，后来色彩慢慢地变得凝重，只剩下一道金色阳光横在我的眼帘。

啊，飞往中东！

此刻的飞行高度为一万一千米，窗外的气温是 -50°C 。

大概8个小时后（或者是10个小时），飞机停在美国男孩和他的伙伴们要去的城市，大部分白人乘客都下飞机了，我周围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我环顾四周，发现一个中国少妇和一个长头发的中国女孩，在那里大声谈笑。我站起身朝长发女孩走去：“也是从中国来的？”“是啊。怎么，你一个人？”“是，你也去迪拜？”她点点头。我回到位子上。一会儿她过来了：“你是第一次来这里？”我说是，问她来这里干什么。她说“摆地摊”，往后仰着脑袋，不自信地捋捋她凌乱的长发。我发现她的脸憔悴并且带点破败的颜色。那个妩媚的少妇也过来了，听说我要去沙特，她惊叫起来：“沙特呀，为什么去那个鬼地方？那里女人全蒙着头，不能随便出门的！像我们在阿联酋就不同了，可以穿我这样的衣服。”她扭动着腰肢，指给我看她裸露的白生生的肚皮，“我认识一个漂亮的上海女孩，嫁给了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出门都得丈夫签字，她就整天呆在家里，后来生孩子成了高级保姆。”末了加上一句：“很快老得不像样子了。”我恨恨地坐在那里，不想理她。

幸好两个小时的飞行很短，像是陆地上汽车的十几分钟。从机舱向外看去，下面是一个灯火通明的港口，像一只巨大的蝴蝶在夜色里展开它闪亮的翅膀。我开始高兴起来。

一下飞机，扑面而来的是类似香港的热风，夜色里的迪拜国际机场看上去宏伟而壮观，嗅得出金钱流动的气息，令人感到这是一个发展完善的国家。

我们坐上一辆大巴直抵入关大厅门口。

一进去，发现混乱的状况丝毫不比香港国际机场逊色。同行的旅客很快就溶入其他航班的旅客中，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跟我一起的。我从包里掏出从来不戴的小眼镜架到鼻子上，漫无边际地转动着脑袋。眼镜夸张着我看到的一切，我不仅什么也看不清，而且还头晕目眩，感到恶心。

我在想：彼得一定在离我很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可我怎么

